

● 陈 诏

《金瓶梅》六十题

文史探索书系·柯灵 范泉 主编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金瓶梅》六十题

陈 诏著

沪新登字 119 号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范一辛

文史探索书系

《金瓶梅》六十题

陈 诏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排版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25 字数 77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69-690-X / I · 192

定价: 4.20 元

目 录

《金瓶梅》书名新解·····	(1)
西门庆和潘金莲真有其人吗?附图·····	(3)
宋徽宗和明世宗·····	(6)
从一句俗谚看《金瓶梅》·····	(8)
蔡京贺表与严嵩的《庆云赋》·····	(10)
关于“雷震凝神殿鸱尾”·····	(12)
龙袍附图·····	(14)
西门庆——特务头子·····	(17)
如此“清官”·····	(19)
曲笔写宦官附图·····	(21)
西门庆经商的秘诀·····	(23)
西门庆与明代的官商·····	(26)
对孔子的大不敬·····	(28)
“兰桂齐芳”和“桂子兰孙”·····	(31)
人物命名中的谜·····	(33)

清河县和阳谷县·····	(35)
应伯爵——马屁精的艺术典型附图·····	(37)
潘金莲爱嗑瓜子附图·····	(44)
薛宝钗与潘金莲·····	(46)
《金瓶梅》与《怀春雅集》·····	(48)
从花太监看《金瓶梅》写作年代·····	(50)
“陈四箴”寓意又一说·····	(52)
呼之欲出的笑笑生附图·····	(56)
笑笑生字迹之谜附图·····	(60)
王世贞不爱喝金华酒·····	(63)
《金瓶梅》中有王世贞的诗句·····	(65)
“王冠词”及其作者·····	(68)
《金瓶梅》中的宁波话·····	(70)
刘伶坟在何处·····	(72)
“东吴弄珠客”是董其昌吗?附图·····	(74)
《金瓶梅》中的避讳附图·····	(76)
校勘偶拾·····	(78)
明代人的喝汤·····	(82)
先吃饭 后饮酒·····	(84)
以鹅为贵 以鹅为先·····	(86)
筛酒·····	(88)
古代筵席菜点知多少?附图·····	(90)

赤膊酒	(93)
漫谈金瓶宴	(96)
“煮不煮”是一种什么菜?	(99)
释“宽蒸茶儿”	(101)

简谓“天心五雷法”?	(104)
释“醉闹葡萄架”	(106)
晏公庙考	(108)
古代的“看春”风俗	(111)
释“挨光”附图	(113)
马桶、坑厕和其他	(115)
“金勒马嘶芳草地”语出何处?	(118)
“蛋”字的四种写法	(120)

施蛰存先生谈《金瓶梅》附图	(123)
徐朔方先生谈《金瓶梅》	(127)
记台湾金学家魏子云先生	(130)
遥念香港一枝梅	(133)
答荒木猛先生	(135)
读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	(137)
张爱玲论《金瓶梅》	(140)
读《瓶外卮言》	(142)
拍电视剧《金瓶梅》的三难	(144)
看新编京剧《金瓶二莲》	(147)

《金瓶梅》的遭遇和中国人的心态……………(150)

后 记……………陈 诏 (158)

《金瓶梅》书名新解

与《红楼梦》不同，《金瓶梅》这部小说没有异名。“金瓶梅”三字，字面漂亮，念起来顺口、响亮、易记，确是一个好书名。

书名的来由，一般公认是各取书中女主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但这显然不是作者的偶然组合，一定还有它深层的含义。

清人顾公燮在《销夏闲记摘抄》中提供一条资料说，明代大文学家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严嵩父子诬告陷害见杀。王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严世蕃，世蕃问：“近来坊间有没有好看的小说？”答曰：“有。”又问：“何名？”王世贞仓卒之间看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严世蕃要看此书，王世贞回家构思数日，成书以进。后来，严世蕃因贪读此书终于失宠于朝廷，落得个父子败亡，实现了王世贞报仇的愿望。当然，这个离

奇曲折的故事是不可靠的，正如鲁迅所说：“极不近情理可笑嚟。”

张竹坡在《金瓶梅寓意说》里创立新说，有所发明。他认为：瓶者，“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又说：“瓶里梅花，春光无儿，则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这还有些道理。但这篇洋洋数千言的宏文，从总体上说，却是竭尽牵强附会之能事，糟粕多于精华。

《金瓶梅》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现在还众说纷纭，有待于深入探讨。据我的陋见，这部小说通过写西门庆一家荣枯盛衰的始末，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封建主义正在衰亡，资本主义正在孕育，社会生活光怪陆离，纷繁杂呈。西门庆这个集官僚、富商、恶霸于一身的典型，是这个时代的畸形儿。从政治活动看，他勾结权贵，贪赃枉法，是一个十足的官场恶棍，是统治阶级的鹰犬；可是从经济活动看，他却又雄心勃勃地积累资本，追求利润，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某种新兴商人的气质和意向。他一方面挥金如土，一方面意识到金钱流通的作用。他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同样具有保守性和开放性的两面，正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不管怎样，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的末日即将来临，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升起，好像最早

报告春天消息的梅花。可是，这枝梅花没有在大自然里餐风宿雨，经受考验和斗争，却安插在豪华富丽的金瓶之中，生活在骄奢淫逸的氛围之中，因而显得缺乏生气和活力，终于过早地夭折。这就是他的全部的悲剧意义所在。

《金瓶梅》在很多地方都与《红楼梦》有同工异曲之妙。两部小说的书名也是一副珠联璧合的巧对。

西门庆和潘金莲真有其人吗？

外国人看小说，关注的是美不美。中国人看小说，先要问：“是否真有其事其人？”所以考证本事，始终是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历来被当作“奸夫淫妇”典型的西门庆和潘金莲，是近年来最有争议的小说人物。在翻案文章、翻案戏剧纷纷问世之际，社会上有些人又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原貌发生兴趣。有人在山东清河县调查证明，西门庆和潘金莲都实有其人。他们的后代在收看春节晚会节目时，看到武大郎一出场，便家家关闭电视机，全员出动大放鞭炮，借以冲洗除

夕夜祖宗被诬蔑的晦气。

这是新闻，也不是新闻。原来历史上早有过类似的记载。清人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有一段资料云：

俗人传说袭谬，有绝可笑者。兖州阳谷县西北有冢，俗呼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传》，潘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朱批曰：“无耻犯人某某示众。”然二氏终不悟也。从侄醵过阳谷，亲见之。

又一个清人包世臣，在《中衢一勺》卷6附录3《闸河日记》中则另有记载：

土人又言：明初，有阳谷知县武姓者，甚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门有庆大户尤被其毒。民人切齿，呼之为武皮匠，言其剥削也；又呼为卖饼大郎，言其于小民口边求利也。

以上两条民间传闻，虽不尽一致，却都说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皆非虚构，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知道，与西门庆、潘金莲关系密切的武松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流传于街谈巷语，也见诸于

《醉翁谈录》和《癸辛杂识续集》，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对“行者武松”的赞语是：“~~法体~~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可以猜想，当时武松的形象还不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是地地道道的五戒在身的佛门信徒。却为了与妇人有些纠葛，开了杀戒。

到了元代，剧作家高文秀撰写《双献头武松大报仇》杂剧，虽然剧本已佚，但我们从剧名推测，这大概就是后出的《水浒传》第24至26回武松杀嫂的内容。可以想象，那时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形象已经出现在舞台上了。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就是根据这些民间传闻和戏剧故事敷衍成篇，进行艺术再创造的。

大凡民间传说，踵事增华，在所难免。但像武松那样声名藉藉的人物，却决不会凭空捏造出来。再说武松的“英雄事迹”，足以耸人听闻的，无非是打虎和杀嫂这两件事。因此，我比较倾向于武松和西门庆、潘金莲等人，都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至于他们的生活原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不必深究了。

宋徽宗和明世宗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都因笃信道教而误国殃民，一个是宋徽宗赵佶，一个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们的所作所为固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金瓶梅词话》中的宋徽宗，却明显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影射明世宗。这种“幽伏而含讥”的艺术，在同类小说是先出其右的。

第30回和第70回中写到，宋徽宗奉艮岳，新盖了一座上清宝箓宫，又写到蔡太师（蔡京）到上清宝箓宫去进香，去主祭。上清宝箓宫是道教的宫观，也是宋徽宗玄修之所，政和五年建于汴京。无独有偶，明世宗即位后也盖了一个西苑，号永寿宫，“惟日夕事斋醮”，不视朝政达20多年之久。而那个惯于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奸相严嵩，入值西苑，侍候皇上，以撰写青词受宠，这不是宋徽宗和蔡京的生活原型吗？

第65回写朝廷差东京黄真人来泰安州进金铃吊挂御香，建七昼夜罗天大醮。这个“朝廷”，也是明写宋徽宗，暗示明世宗。史载，嘉靖十九年以后，明世宗命道士陶仲文、臧宗仁、郭守中等人，在各

地建雷坛人醮，奉祀玄天真武，特别是嘉靖三十一年在太霄山（即武当山）的那一次斋醮活动，规模最大，耗费最多，从此天下滔滔，惟以建醮诵经为务，足见这个明世宗是何等昏愎荒唐之极。

明世宗为什么对道教如此虔诚崇信呢？原来他一方面迷恋女色，另一方面又渴望长生不老，羽化咸仙。因此，他广召方士、道流，专门为他寻求“仙丹”、“仙药”，特别是热性的“房中秘药”。当时，道士陶仲文烧炼“红铅”，“进献”给明世宗而受到重赏。《金瓶梅词话》第67回，写西门庆荒淫无度，元气伤惫，以致腰酸背痛起来。医生任后溪送了他一罐百补延龄丹，说是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这里的“圣上”，也显然指的是明世宗，而与宋徽宗无涉。

必须指出，宋徽宗也是重赏、重用道流的。《金瓶梅词话》第70回“圣旨”中写到“国师林灵素……加封忠孝伯……赐号玉真教主，加渊澄玄妙广德真人，金门羽客。通真达灵玄妙先生”；这些封号有的都符合史实。但重要的是，宋徽宗并没有封林灵素为“忠孝伯”。在中国历史上，一名道士被封为伯爵的，只有陶仲文一人。明世宗给了他最高官衔、爵禄和荣誉，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所谓宋徽宗封林灵素为忠孝伯，实际上是隐喻

明世宗封陶仲文为恭诚伯。铁证如山，毋庸置疑。

《金瓶梅词话》抨击明代朝政，甚至把锋芒指向嘉靖皇帝，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愿读者慧眼识之。

从一句俗谚看《金瓶梅》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一切，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官僚和文士，对皇帝无不抱着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态度，谁如果对皇帝稍有不敬，便被认为大逆不道，以至凌迟处死。可是，在社会底层，在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里，这种禁忌似乎不太明显了。

《金瓶梅》第25回，写西门庆勾引来旺儿媳妇宋惠莲。刚巧被妒妇潘金莲识破奸情，于是对宋惠莲冷讽热嘲，百般折磨。一日，来旺儿出差回来，听说妻子受辱，酒醉骂仇人，扬言要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竟然说出了“破着一命刚，便把皇帝打！”这样一句激愤的话。

奴仆要杀主人，就像臣民要打皇帝，这是一种比喻。其实，这件事与皇帝毫无干联。但来旺儿借

用这句俗谚，也说明他义愤填膺，敢于抗争，表现出无视皇帝“天威”的大无畏精神。如果《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正统的大名士，或者是有一官半职的“老爷”，大概决不会有如此斗胆，敢于白纸黑字把这句话写到书中。所以要考索这句话的来历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只可能流传在草野之辈的口中，而不可能形诸于笔墨，载之于书册。

可是在《金瓶梅》以后，这句俗语却连锁反应似的辐射到很多说部，虽然字句略有不同：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48回，薛夫人说：“你通长红了眼，也不是中国人了！婆婆是骂得的？女婿是打得的？这都是犯了那凌迟的罪名哩！”素姐说：“狗！破着一身剐，皇帝也对打！”

在《济公全传》第237回里，也有这样的话：“不胜仙又该怎么样？踢在江里喂王八！反正先叫他死了。‘拼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打！’”

曹雪芹《红楼梦》第68回，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时，也引用这句俗话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八宝王郎《冷眼观》第6回，这句俗语又被改为：“拼得一身剐，皇帝拖下马！”

张恨水《丹凤街》第26章，则作“拼了一身剐，皇帝拉下马！”

直到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3章，仍

有“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语。凡此种，不能一一毕述。

300多年来，这句敢于冒犯皇帝的俗话，经过辗转抄录，广泛传播，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样，《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历史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蔡京贺表与严嵩的《庆云赋》

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无嗣，他的叔伯弟弟朱厚熜以藩王继承大位，这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后发生一个问题，即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他要推尊私亲，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但一批正统的大臣认为不可，只能称“皇叔”，于是展开了一场历时数年之久的“大礼之争”。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直到嘉靖十七年九月，朱厚熜的生父才正式尊称为睿宗，“皇考恭穆献皇帝”，配位上帝，大礼全部完成，争论宣告结束。

一个月后，也就是嘉靖十七年十月的某一天，北京上空出现一绺“五色云”。“径二丈，形如龙凤”。本来，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原是极普通的事